

朱汉生 著

娜塔莎之吻



中国文联出版社



娜塔莎之吻

朱汉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娜塔莎之吻/朱汉生著. —北京:中国文联

出版社, 2001. 10

(康乃馨文学丛书/朱汉生主编)

ISBN 7-5059-3919-X

I. 娜… II. 朱…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643 号

书 名	康乃馨文学丛书(10 册).	
主 编	朱汉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责任校对	王继国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广东省翁源县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00 千字	
印 张	86.625	
插 页	20 页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套	
书 号	ISBN 7-5059-3919-X/I.3033	
定 价	156.00 元	

自序

我有一个深深的俄罗斯情结，因为成长于五六十年代，那是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学的又是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

遗憾的是1960年我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中苏关系恶化；我被打入另册，成了“右派”。以至我所学的专业一天也没使用过而束之高阁。直到晚年，我退了休，四十多年后，我的俄语都快忘光了，这时苏联已然解体。我突然觉得，无论如何，这辈子我要去俄罗斯看看，了却我的宿愿，否则我是会遗憾终生的。

于是1996年我和友人胡君，到圣·彼得堡旅居了一年。我住在普通俄国人的家里，和各类人交往，深入观察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疾苦。我才多少了解了一点俄罗斯这个国家。

我的俄罗斯梦有许多虚幻美化的东西，这是当年政治宣传的产物，和现实生活一对比，大相径庭，它们很快就破灭了。可是有一点印象是深刻的：俄罗斯妇女的形象和我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的大体差不多，命运却更加不幸。由于特殊的国情，二战中的牺牲……男女比例失调，男少女多。我发现许多中年妇女都是单亲家庭，她们承受着家庭的重担：除了工作和劳动，挣钱养家；还要抚养孩子和老人。男人们哪里去了？不是在战争中牺牲；就是

有了新的情人离家出走；再不就是沦为酒鬼被老婆赶出了家门……就连那些最正常的家庭，男人一般也是不大干活的。他们在工作之余，在家里读书，看报，看电视……至于家务事，对不起，那是妇女们该干的。虽不能说全部如此，我所看到的情况比比皆是。俄罗斯妇女美丽、温柔、勤劳、善良；文化素质较高；一旦爱上一个人，就一往情深，十分执著……可她们的婚姻、爱情生活并不尽如人意。所以，在我的小说中，俄罗斯妇女的美好形象，对爱情、幸福生活的追求，自然而然地反映了出来。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原本是在解放后由党和人民一手培养起来的。可是在“左”的思潮统治下，却成了“臭老九”、接受了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和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历次运动挨整，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打入了社会的底层。因而在婚姻问题上许多人由于政治条件的局限和牵连，你别无选择，只能找一个工农出身或者文化、性格差异较大的女性结为夫妻。在那个年代里，能有一个小家庭的避风港就谢天谢地了。许多夫妻同甘共苦，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地走过了艰难的大半生，最终迎来了“文革”后的新时期。随着小康时代的来临。物质生活提高、丰富了，对精神生活的质量和个性化的要求也随之产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庭婚姻问题凸现出来。这代人承袭着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又面临新思潮的冲击，他们中的许多人形成了双重人格，带着面具，过着貌合神离的“维持会”生活。他们已经迈入了中、老年，儿女们长大成人了，在亲情和社会责任的重压下，蕴藏在内心的种种苦闷、无奈，演化为极为复杂的心理矛盾和思想斗争，

朱汉生 著

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相当痛苦地生活着。这些矛盾、冲突构成了一桩桩人间悲喜剧，它们是司空见惯的，也是熟视无睹的。我的同时代人内心世界里的这些尖锐矛盾，集中反映在现实生活的婚恋和情爱问题上，自然也会反映在我的小说中。

我的这些感受是真实的，可能是片面的，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时代典型性。我仅把这些平庸的小说献给我的同时代人，如果能引起一些共鸣和非议，我就知足了，总算没有白写。

目录

(中短篇小说集)

1 自序

国外篇

3 虹桥遗恨

49 圣母蒙难记

134 俄罗斯风情画

229 基拉大婶和她的狗

238 遭遇摩门教

250 玛林娜的烦恼

258 吉娜：一个俄国气功师的故事

275 华夏情结

- 296 病房逸事
 316 娜塔莎之吻
 328 导弹城的女人
 360 黑龙客店
 383 吴哥之夜

国内篇

- 401 不是故事的故事
 470 歌声中的回忆
 489 舞伴
 516 何处是归程

国
外
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虹桥遗恨

在彼得堡，每天清晨你总要去散步。

这里的空气清新，带有一股子潮湿的海洋气息。呼吸到肺里别提多清凉、痛快和舒服了，好像用纯净的水把你整个的肺部冲洗了一遍，让你觉得来劲、爽快，精神抖擞。这里的天又高又蓝，放眼望去，真有点“极目楚天舒”的印象。你看不见乌鸦或喜鹊在盘旋和聒噪，到处是海鸥在低旋、鸣叫。你这个外来人感到挺新鲜、喜悦。看看宜人的景色，走累了在街心公园的长椅上歇息一下，你总会碰到一些饶舌的退休老人，和他们聊聊天，对你深入观察、了解俄国社会很有帮助。

散步的时候，你常碰到一位端庄秀丽、体态婀娜的妇人。如果从背影看，你会以为她是个少女，因为她身材苗条、步履轻盈而富于弹性。但是一打照面，就不难看出岁月的痕迹：两鬓苍白，眼圈布满皱纹。俄国女人一般年过四十，身体就开始发胖，往往臃肿不堪，呈圆柱状，苍老得很快。她却不同，风姿绰约，两眼灼灼有神，像会说话，而且气度高雅，举止不凡。每次相遇，她都会带着迷人的微笑，冲你微微点头，有点欲言又止的味道。“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儿。莫非她想和我认识？”你

暗自思忖，有点受宠若惊的窘迫，也回报一个微笑，侧身而过。

有一次，她终于拦住了你，问道：“对不起，先生，您是日本人？”

“不，我是中国人。”

“那太好了，请允许我和您认识一下。”她伸出了白嫩嫩的右手。“我叫尼娜·库滋涅佐娃。”

俄罗斯人历来热情好客。不过自从苏联社会解体以来，大部分人的生活艰难，贫困窘迫，加上社会混乱，治安不佳，这种美好的传统已然今不如昔，人际关系变得冷漠。就连称谓上也有很大变化，不相识的人们见面，不再称“同志”、“先生”、“小姐”……而是“男人”、“女人”、“汉子”……彼得堡人素以彬彬有礼、颇为矜持著称，一般不大容易交往。今天你一个普通的外国公民居然受到一位美丽贵妇的青睐，着实出人意料。交谈了几句，相当亲切、投缘。才知道她家就在附近，你和他甚至可以说是近邻，她就住在相隔的那栋楼房，此后便时有往来。

一个寒冷的冬夜。

彼得堡的夜晚漫长而单调，最适合朋友们聚在一起，促膝谈心。尼娜来你家做客，彼此已经相当熟稔。你和友人胡君、尼娜三个人围在壁炉边，谈兴正浓。你们的话题天南海北，随意而庞杂：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不同民族的性格和习俗；对人生、友谊、爱情、命运的看法……尼娜谈得兴起，纵身一跃，在地毯上做了一个美妙的芭蕾舞姿式，高呼道：“永恒的青春，真诚的友谊，高尚的情怀，万岁！”

你的朋友胡君在她的情绪感染下，双目发光，即兴唱起了一首中国维吾尔族民歌：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他正唱着，尼娜竟然和着歌曲的节拍跳起舞来。这只歌的曲调原本轻快、欢畅，富于动感与节奏，很适合跳舞时伴唱。令人惊讶的是，尼娜居然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舞蹈语汇来诠释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和感悟。

歌声结束，尼娜停住了舞蹈。对你请求说：“李明，我只能根据歌子的曲调来想象，随意乱跳。歌词的内容是什么，完全不清楚。你能翻译成俄文给我听听吗？”

当你把歌词的意思逐句译给她听时，她的面部表情逐渐起了变化。那双大而清澄的灰蓝色眼睛显得幽暗而深远，脸色凝重严肃。随后她请求你们再唱唱这支歌，尽量唱得慢一些。她开始以一种徐缓而曼妙的舞姿、形体的内在节奏逐步向我们揭示这首歌的深刻内涵。本来这支歌没有任何悲伤哀戚的味道，歌词也是浅显易懂的。可是韶光易逝，人生苦短，青春不能永驻的人生哲理并不是每个唱它的人所能体味和理解。只有那些年过半百，历尽沧桑的人才能引起深刻的共鸣。

你和胡君、尼娜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在相同的社会体制下度过了大半生，都有一种往昔因受社会条件制约、未能充分发挥

潜力而有所作为、徒逝大好年华的潜在遗憾和内心悲哀。只有在时代遽变之后，你这才发现：年华已逝，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只有在一定场合的诱发下，人们才会流露出这种无奈感伤和惆怅。

你们在看着尼娜的舞蹈阐释时，忽然发现是她的舞蹈在控制着你们的节奏。你们伴唱的歌无形中已不那么轻松，愉快，而变得舒缓，拖长了音调，满溢着寂寞、哀叹和伤逝的情怀。艺术这玩意儿可真奇妙，同样的歌词和曲调，经过舞蹈的再现和演唱者情绪的转换，捕捉到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也截然不同。尼娜如此心领神会、惟妙惟肖的表演真是不可思议。尤其令人大吃一惊的是，跳着跳着她竟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最后呜咽着说：“对不起，我失态了，现在我要回家。”

“怎么回事？我们有什么地方使你是不愉快吗？”你和胡君惴惴不安地问。

“不，没有。过几天请到我家来，我再把这原因告诉你们。”

尼娜是位很有造诣的芭蕾舞演员，在圣·彼得堡玛林斯基（基洛夫）舞剧院任职。十七岁的时候曾随一个苏联芭蕾舞团来华访问过三个多月，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活动。她至今还珍藏着国务院发给她的国庆招待会的请柬，与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以及和他们跳舞时的照片。从此她不但对中国这个美好而神奇的国家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而且还与一位上海青年产生了终生不渝、刻骨铭心的恋情。

这就是尼娜后来告诉你们的故事。

—

我们芭蕾舞团在北京演出结束之后，就来到上海进行学术交流。我们住在上海舞蹈学院的留学生宿舍，向那里的学生传授芭蕾舞的基本技巧，并向他们学习一些中国的民族舞蹈。

在欢迎我们的宴会上，有一位中国青年为我们表演了中国的民族舞剧《宝莲灯》中的一个片断。这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他体格健美、匀称；动作轻盈灵巧、利落，纵跳自如。不断做出前后滚翻、大劈叉、空中连翻几个跟斗这些高难动作。看得我们这些俄国人目瞪口呆，不断喝彩。最让我惊讶的是，当中国朋友要求我们也来个即兴表演的时候，团长茹科夫叫我跳一段《小天鹅舞》中的独舞。我正要跳的时候，这位中国青年主动过来请求给我配舞，他演王子。中苏两国艺术家同台演出，事先根本没有排练过，这事简直不可想象。芭蕾舞的基本功要求严格，我真没想到他居然能配合得完美无缺，天衣无缝。显示出深厚的舞蹈功底和天赋。我们俩人的即兴表演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和赞扬。下场的时候，他左腿向前微屈，右腿半跪，右手往下一摆，姿态优美地行了个骑士礼，显示出高贵的绅士风度。我看了他一眼，他那头卷曲的黑发，灼灼有神的黑眼珠真是迷人。他挤了挤右眼，顽皮地冲我一笑，用俄语小声说：“漂亮的姑娘，你的舞

跳得妙极了，能和你配舞是我的幸福。”这几句话一下子就俘获了我的心。

在后来的舞会上，他又来请我跳华尔兹、探戈……我好像是在云端里旋转，身体轻飘飘的，血液上涌，感受到从未经历过的兴奋、快乐和幸福。晚会结束的时候，他悄悄地塞给我一朵玫瑰花，红色的，像火焰，像招展的红旗，也像我脸上的红晕。神奇的爱情闪电般地击中了我。

回到宿舍后，我激动得怎么也睡不着觉。同屋的好友丽莎用异样的神色仔细地打量着我说：“尼娜契卡，你这是怎么啦？这么兴奋、激动？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是不是让那个漂亮的中国小伙子给迷住了？我看你应该马上去洗个冷水澡，清醒清醒头脑，别忘了这是在中国，不是在咱们苏联。和中国人谈恋爱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个清教徒的国家，不允许异国通婚。要是让团长茹科夫知道了，准会严厉批评你，别忘了出国前宣布的纪律。”丽莎比我大几岁，是团里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政治上比我成熟多了。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可以无话不谈。

我问丽莎：“你和鲍里斯谈恋爱的时候，是怎么个情形？也是一见钟情吗？”

“我们是街坊，从小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他总是特别照顾我，像个大哥哥，从不许别的孩子欺负我；我也习惯于事事都依赖他，好象他应该把我的一切都管起来似的。等到他考上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时候，他突然把我叫到附近的小花园里，异常严肃地对我说：‘丽莎契卡，我就要上大学了，不能天天和你在一起，

保护照顾你了。告诉我，你爱我吗？愿意将来做我的妻子吗？”我哭着扑到他的怀里：“我不是从小就和你在一起吗？我早就爱上你了，这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你这个傻瓜，难道这还用问？”尼娜契卡，你看，我们的爱情是与生俱来的。基础非常扎实，彼此也很了解，没有一点浪漫主义的成分。可你这场突如其来的爱情，我可没有经历过。怎么可以对一个外国人一见钟情呢？你并不了解他呀？”

“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一看见他那双黑眼睛，长得那么高大、帅气，我的心就颤抖，就不属于我自己了。现在我睡不着，一闭眼，他就站在我的面前，冲我微笑，我的心在融化。丽莎，你说该怎么办？”

“吃两片安眠药片就睡着了。等你冷静下来，再好好考虑一下。傻丫头，反正和一个中国人谈恋爱，是件新鲜事，少不了麻烦。”丽莎打了个哈欠，一翻身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只丢下尼娜还在想着那个不知名的中国青年，她一个人满溢着爱情和幸福的感觉，明晃晃的月光，照着窗前一片形状特异的竹林，它们挺拔、潇洒、柔润、健美，就像那个中国青年。在俄罗斯是见不到竹子的，它让尼娜感到新奇、喜欢。中国是个多么神奇的国家，有这么多令人心醉神迷的东西。在晨光熹微的时分，尼娜手里捧着那朵红玫瑰，带着甜甜的微笑进入了梦乡。

那个中国青年名叫杜华，是舞蹈学院的高材生，他业务好，俄语、英语都讲得流利，所以由他负责接待、陪同苏联芭蕾舞团进行学术交流。这个鬼精灵和苏联客人接触、见面的机会也就比